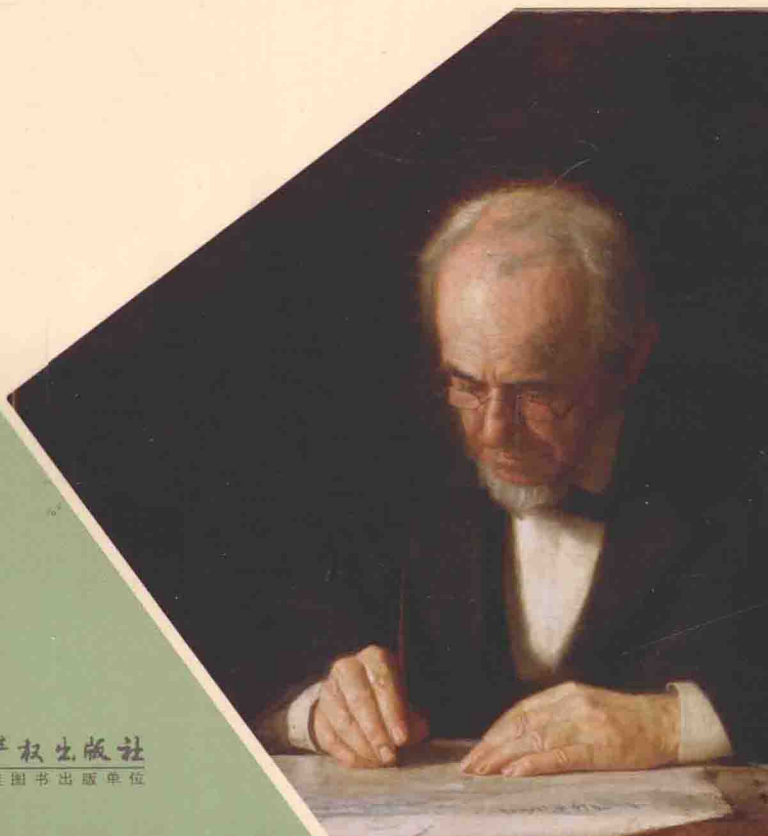
 西方人文经典译丛

小说美学

[美] 万·梅特尔·阿米斯 著
傅志强 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西方人文经典译丛

小说美学

[美] 万·梅特尔·阿米斯 著

傅志强 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美学 / (美) 阿米斯 (Ames, V. M.) 著; 傅志强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6

(西方人文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 Aesthetics of the Novel

ISBN 978-7-5130-3364-0

I. ①小… II. ①阿… ②傅… III. ①小说美学—小说研究—世界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41054号

内容提要

西方小说之于世界文学史, 犹如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之于中国文学史, 其地位非常重要。数世纪来, 西方小说家人才辈出、群星灿烂, 名篇佳作俯拾即是。本书作者从美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其中诸多名著进行了全方位解析。是专门以西方小说为课题的美学专著, 堪称一部缩写的西方小说史话。

责任编辑: 高 超

责任校对: 董志英

装帧设计: 品 序

责任出版: 刘译文

西方人文经典译丛

小说美学

Xiaoshuo Meixue

[美] 万·梅特尔·阿米斯 著 傅志强 译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 100088

责任编辑: 010-82000860 转 8383

责编邮箱: morninghere@126.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889mm×1230mm 1/32

印 张: 6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76千字

定 价: 24.00元

ISBN 978-7-5130-3364-0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致 谢

我要向芝加哥大学的四位哲学家表示谢意：摩里先生为我介绍了哲学，塔夫茨先生使我懂得了美学，梅德先生使我的著作充满了灵感，而阿米斯先生则使我本人充满了灵感。

我还要向我辛辛那提大学的研究生院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在这本书的出版中提供的帮助。

万·梅特尔·阿米斯

译者的话

小说是人们接触最多、给人们影响最深的一种艺术形式。可以说，任何受过教育的人几乎没有人不曾读过小说，甚至有的人正是从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学到了写作技巧、学到了其他有用的知识；另外，有的人由于受到了一部或几部感人至深的小说的影响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克服了种种拂逆而走向胜利，小说中的生动人物形象成了他奋斗的楷模。这都说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是强烈而持久的，人们阅读优秀的小说往往能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这是其他艺术形式，如视觉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听觉艺术（音乐）或舞台艺术（戏剧、舞蹈）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它是一种较晚的现象，它的艺术形式仍在发展，仍然以前所未有的效果、全新的结构和技巧手段使评论家们感到惊奇。”^①因此，小说美学在美学中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因为西方的美学研究对小说美学未能予以足够重视，因而造成了论述小说美学的著作寥若晨星。现在我们推荐给读者的这部《小说美学》，是目前西方仅见的小说美学专著，很值得我们珍视。这部美学专著以西方小说为分析素材，使读者从一个独到的角度获得借鉴和启迪。

下面我就对本书的某些内容做一简介并试做一点分析。

① 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 [M]. 刘大基, 傅志强, 周发祥,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334.

作者是从美学、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甚至是从西方小说史的角度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进行论述的。作者对小说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与区别、对小说本身的审美问题，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个性以及个性的形成、阅读小说的意义和方法、小说对个性的影响、个性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以及价值与困境的关系进行了细腻的论述。其中还专门讨论了小说与教育，小说与爱情、婚姻，小说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作者还分析了小说创作和欣赏中的各种因素、各种差异，力图总结出某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来。

作者在进行分析时，大量引证了西方著名小说，其数量之多、涉猎范围之广泛，其引证、介绍之深入细致，可以说下亚于一部引人入胜的西方小说史。因此，在研究某些问题时，作者很善于把这些小说内容与作者本人的论述有机结合，达到一种既有理论、又有历史，二者熔为一炉的程度，使读者很难觉察作者什么时候是在引证、介绍，什么时候是在分析、论证，读来引人入胜，丝毫没有理论著作中常见的“晦涩”。

万·梅特尔·阿米斯，1898~1985年。1924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哲学教授和哲学系主任，1966年退休；对伦理学和美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做出杰出贡献。他一生共发表200余篇美学、哲学和文学论文，主要著作有：《小说美学》（1928年）、《普鲁斯特和桑塔亚那：审美的人生之路》（1937年）、《禅与美国思想》（1962年）和《寻觅简约》（1978年）。

尽管作者还不能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小说史料，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基本上能够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变化的，有些地方也还闪烁着辩证思维的火花。比如，作者在“新型小说”这一章中就指出了新型小说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的主观臆造。在论述小说和反思的关系时，指出了生活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作用。这些观点在研究小说美学时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在本书第四章专门论述了阅读小说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观点

很启发人的思维。作者说：“一部小说就是一种人生，而最好的小说就是那种能引向最完满人生的小说。”他还说，虽然“小说家并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也没有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审美经验是由对价值的单纯沉思构成的，一旦人们试图去解决问题，这审美经验就消失了”，但是，因为作家具有“充满悟性的头脑”，敏锐的目光、深刻的见解，好的作品还是引人入胜的，甚至达到这种程度，“虽然没有人希望生活过得悲惨，但是，雨果的热心读者谁也不会反对与他一起生活在《悲惨世界》中。”

他对优秀作品与低劣作品，对趣味高尚的读者和趣味低下的读者也进行了区别和分析。他指出：“那些能在描述基本价值的作品中得到满足的人是不会接触劣等作品的，但是，那些趣味经常被短命的畅销书所污染的人就很难欣赏经过历史检验的畅销书中更深邃的魅力了。”作者认为，那些只关注短暂的或不重要的价值的小说或艺术品是无法获得永恒或普遍的生命。他还清醒地看到：“人摆脱了动物状态，既能变成魔鬼，也能变成天使。最坏的恶和最好的善都属于心灵，而这二者都在文学中得到了最完整的再现。因此，对那些学会了阅读的人来说，他们的灵魂是染于苍还是染于黄都由自己掌握。”此外，作者还用了一定篇幅论述了对阅读小说进行指导的必要性：“书籍是生活的指南，因此，不要让书籍把人们引向堕落还是重要的。”他认为人们“在文学的饮料上”不应该在精神尚未成熟时就放纵起来。

另外，作者还指出审美水准也是随时代发展而提高的，但又要有历史的继承。他认为，“由于问题是变化不定的，因此每一时代都必须开列出自己的经典著作书目表，我们绝不应盲目遵循古人的经典著作书目表……但是，如果我们轻蔑经典作品，我们也就丢掉了自己的文化，因为新的经典作品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地下跑出来。”

作者在本书第一章和其他章节的某些段落中还从体育文化学的角度探讨了文学、小说与体育的关系。他指出，“全面发展的人”才更有价值，古希腊的许多学者都是全面发展的人，如索福克勒斯，既是运动员又是诗

人。后世的许多学者和大文豪、艺术家也都是全面发展的人，都是“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知识分子”。人类分为智力发达和肌肉发达这两大类型是“人为和新近出现的事”，作者的论述表明，体育锻炼不仅发达了人的肌肉体魄，也使人改善了或修复了与大自然的关系，“我们热爱大自然，因为它是运动员最好的训练者。”这样一来，人就升华了自身的情操，就发挥了更大的潜在能力。同样，小说家肯定也能从大自然中汲取许多鼓舞人类前进的题材。目前国内外正在兴起的关于体育文化学的讨论说明了作者书中的某些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写书是在20世纪30年代，但作者已就小说的社会教育功能作了正确的估价。其中某些观点至今仍可借鉴。

作者还从大量西方小说对爱情、婚姻、教育的描写中对小说在这几个方面的审美问题进行了论述。其论述中多有精彩之处，至今读来仍有新鲜感。这也值得我们的美学研究者、爱好者参考借鉴。

由于作者生活的年代，也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本书有一些观点需要加以慎重研究并给予必要的注意。如本书作者在论述新型小说、即现代主义小说时，过分强调了作家主体性的意义，把自我意识放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上。他说：“在新型小说中，没有什么‘人物’。但是，往往有一些独立的个人。这些个人不是根据出身和职业安排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不会令人感兴趣的，最重要的是自我意识。社会的一切权威和外在限制都要被带到个人意识的法庭上接受审讯。”读者不难想象，如果我们小说中的人物都消失了，人物形象没有了，那么，小说中除了永远也流不出个方向的意识流之外，还有什么呢？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还能存在吗？高尔基曾指出：文学即人学。因为归根结底，“读完一部小说，不论情节多么曲折引人，但是，经过时间的过滤，最后给人留下的主要不是具体情节，而是一个个的人物。”^①

① 王笠耘. 小说创作十戒 [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87.

尽管本书作者的某些观点还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慎重思考、分析和批判。但是，总的看来，它不失为一部很新颖的美学著作。

下面我想就本书的版本等问题再做几句补充。本书是1928年出版的，距今已近六十年了，但是，1966年美国古尔迪安（Gordian）出版公司又重新印刷发行此书，可见其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变为陈迹。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当我从北京图书馆借到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书的扉页上印有一个长方形印记：“巴金赠书”。当时我的眼睛突然一亮，赶忙翻阅起来，这增加了我翻译此书的兴趣。对巴金先生慷慨捐赠这本书，我在此谨致衷心谢忱。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此书文字虽然平白流畅，但是，其中有许多直接引证法文、德文的地方，令人颇费周折。李天生同志在百忙之中热诚无私地帮助我将其中大段大段的法文（如法朗士小说与《红与黑》的某些引文）译成英文，我又间接译成中文，这使我得以顺利完成此书的翻译，在此郑重向李天生同志致谢。

傅志强

1987年5月16日

目 录

译者的话	i
第一章 为什么要赞美运动员	1
第二章 我们同样赞美艺术	10
第三章 感觉艺术与文学艺术	41
第四章 为什么读小说	54
第五章 什么是个性	70
第六章 小说怎样影响个性	94
第七章 小说与反思的关系	104
第八章 小说与教育	114
第九章 小说与爱情婚姻	123
第十章 小说技巧	139
第十一章 新型小说	153
索 引	167

第一章

为什么要赞美运动员

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站立起来，要能走路。在大多数从事案头工作的职业中，生活最基本的事也是身体的敏捷和健全。如果一个人没有力气坐起来，摄取营养，如果他不能扶着公共汽车内的扶手赶去上班，如果他不能整个上午都坐在办公桌旁，他就无法谋生。人首先要能照料自己。最光辉灿烂的人生有赖于身体基础，生活变得越光彩，它的基础也就越应该牢固。原始建筑及其居民都离不开土壤。早期的人类不敢忽视他们的身体基础，那时，身体基础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在动物中间，除了身体健全之外，一切都是多余的，如果把人也看作动物，那么，这个道理也适用。

在男孩子当中，最灵活、最敏捷的就是首领，这几乎完全是由他们的体育才能决定的。到了中学和大学，运动员的威望有增无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能是由于体育运动的组织和宣传所致；但主要还是因为身体在人生中占据了突出重要的地位。在成年男子的心目中，受人欢迎的英雄是运动员。职业拳击家是最受人欢迎的英雄，因为他们不同于摔跤运动员、游泳运动员或田径运动员，他们所展示的从头到脚都是健美的身躯。人们一致认为他们的技艺是男子汉的技艺，他们不像那些团体比赛的运动员，需要互相配合。五十万年的种族繁衍都要依赖身体的素质，尽管文明生活

为它赋予了新的价值，但仍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在物质世界中生存，第一个条件就是健全的体格。人们最关心的是健康，我们日常的问候语以及我们对病人的同情都表明了这点。我们希望孩子们在智力上和社会上都有非凡的表现，但是，我们首先希望的是他们健康、强壮。除去希望孩子们健康之外，我们也都希望老人强健平安。我们都愿意孩子们的身体条件能够适应未来的人生，也愿意老人能够益寿延年。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无论是风华正茂还是垂垂迟暮，健康都是幸福的标志。因此，健康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优点，甚至当人的身体实际上已不仅仅是健康的，而是过分发达的时候，健康也是幸福的标志。就像那些身体已不适于实际生活的运动员一样。尽管大多数人并不够强壮，但是，当他们看到运动员高度发达的体魄，看到米开朗基罗的裸体雕像时，他们的精神也会感到振奋。

就像超乎常人的体力一样，在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表演中表现出来的罕见技巧，也会受到相对而言是笨拙的不协调的人的羡慕。健康是如此宝贵和不稳定，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是如此敏感，甚至我们在事业上和社会上取得的任何成功都不能使我们对自己拙劣的高尔夫球技和可怜的比分感到宽慰。无论一个人有多么聪明和伟大，他都像一个小学生那样感到身体上的无能比任何其他笨拙表现都更令人感到荒唐可笑。一个男孩子在算术或音乐方面表现出的天赋也许会为他缺乏体育运动能力的弱点带来一些补偿，就像一个成人的睿智或显赫也会带来一些补偿一样，但是，这种补偿往往很可怜。

富于理智的希腊人能够从美丽的人体得到欢乐，这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人生的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我们的人生追求有多么周密，多么‘崇高’，它从始至终都离不开机体的适应。”^①罗马人也知道健全的思想必须寓于健全的机体，但是，他们不懂得希腊人的中庸之道。他们不是欣赏奥

① 引自伊丽莎白·肯佩尔·亚当斯：《审美经验》，第47页。

林匹克运动员的和谐发展，而是沉溺于斗士们凶残的力量，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基督教对人体的否定，而这一否定又为文艺复兴的蓬勃发展和当代的体育精神开辟了道路。

现代教育对体育运动的重视是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教师们努力教育学生要有希腊人的体魄，以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问一脉相承的。但是，我们已经走入这样一种极端，我们的教育机构所作的宣传大部分都以他们的运动员作为广告，并关注这些运动员，另外，这些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在教学效率和教师水平上也超过了其他部门。体育教学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放弃了对智力的追求而代之以过度的肌肉崇拜则是危险的。体育运动的魅力可能来自下面这一事实：那些热衷于体育锻炼而忽视智力锻炼的人很可能都是些无忧无虑、漂亮潇洒、令人愉快的人，这比那些苦思冥想的人更容易结为朋友。那些大脑中枢神经被现代生活过分压抑的人，看到整日与阳光和清波为伴的游泳运动员，看到欢乐的孩子们，看到孩子般生活的海岛居民时，看到他们黝黑的面孔和光彩夺目的身体肯定会感到精神焕发。

4

马塞尔·普雷沃告诉我们，把人类分为智力发达和肌肉发达这两大类型是人为的，是新近出现的事：“索福克勒斯是个全面发展的人，他既是运动员又是诗人。同样，马克·奥勒留、蒙田和歌德也是全面发展的人。有许多现代艺术家和博学的人也是经常从事身体锻炼的知识分子。”^①无论如何，这一事实说明了在社会中、在电影中、在小说中（唯一例外的可能是函授学校）头等重要的条件就是良好的体态仪表。任何其他条件都会增强它的效果或补充它的不足，但没有任何条件能够取而代之。这在异性的互相吸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人类一切关系的最基本因素可能都染上了性的色彩。也许有人会提出反对，人的智力或精神特征要比性的特征更

① 见《艺术学习》（*L'Art d'apprendre*），第161页。

重要。比如，有人说，在情场上，一个患结核病的诗人甚至可以把运动员击败。其原因就在于：这位诗人对健康的令人怜悯的希求已经引起别人更强烈的同情。事实就是：这位诗人的吸引力归根结底还是由身体状况引起的，这与运动员的吸引力完全一样，只不过情况正好相反罢了；另外，他还具有由想象力引起的魅力。于是可以说：如果人们真的把理智放在了第一位，那么，运动员就容易取胜了，因为他那尚未发达的头脑比起他那神采奕奕的身体是非常可怜的，以至任何心地善良的姑娘都会对他而不是对那身体虚弱的诗人表示更多的同情。但是，没有任何人对头脑简单的运动员表示怜悯，反之，任何人都对可怜的诗人表示关切。因此，可以说肌肉比精神更重要。那么，为什么人性中任何肤浅的缺陷都不能像那位诗人一样赢得我们的同情呢？其原因就是：那位诗人能细腻地体会他所缺欠的东西，他歌颂英雄，歌颂神祇和天使，他对身体尊崇备至，都是对他的折磨。可以看出，如果不是生命的金色潮流痛苦地抛弃了他，他会成为一名奥林匹克运动选手的。反过来，住在贫民窟的乞丐充其量也只会成为一名运动员。但是，对一个只能作一名超级运动员的奥林匹克运动选手又如何解释呢？因为在想象中那位诗人最终被人看作一名比我们所羡慕的任何运动员都优秀的运动员。

这样一来，由于把肌肉的完美与理智的完美都推向了极端状态，并对它们的魅力做了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谁是“全面发展的人”，是运动员还是诗人？而“全面发展的人”才更有价值。但是，为什么人类更爱以动物的体魄而不是人类的心智自傲呢？其原因就在于：人类只用了五千年的时间来建造城市和文明，而为建造一个能适应露天生活的躯体却用了五十万年的时间。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一种未经修饰的自然：人类要在这里生存，而只有在这种自然之中，人类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天赋的能力。

我们热爱大自然，因为它是运动员最好的训练者。首先，大自然锻炼了运动员，随后，它又使他们保持了最佳状态。我们的各种官能都要适应大自然的活动，我们的视觉要适应自然光线，我们的听觉要适应自然声音，我们的双腿要适应自然距离。我们就像学校里的孩子，就像牢笼中的野兽，以同样的渴望冲向那种族遗传记忆中的环境。我们向往着森

林，向往着江河溪流，向往着高山。

本韦努托·切利尼^①在他的《回忆录》中根本没有提到他穿越瑞士的旅行中遇到的美丽风光，佩特拉克成了第一个为旅游而登山的人，这使我们感到有些奇怪。同样，现代人尽管对大自然抱着深沉的爱，但是，对北极的风光却几乎没有欣赏能力。这是因为人类从来也没有充分地适应北极的生活，因为自然中对人类来说是最美丽的那一部分往往已经成了他们的家园，尽管由于人类能够随遇而安，几乎任何地方对他们来说都是美丽的。然而，那些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往往不是美丽而是雄伟庄严的，因为它们对人类是冷漠的。阿尔卑斯山对切利尼并没有吸引力，因为切利尼认为它仅仅是阻挡他前往法国宫廷的一道障碍。在斯蒂文森看来，阿尔卑斯山白雪皑皑的光芒并不美丽，因为他气喘吁吁，这些大山对他来说简直就像牢房的四壁。现在，高山吸引着那些精力过剩而有闲暇的人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令人愉快的锻炼机会，但是，在佩特拉克以前，登山只是与战争讨厌地联系在一起，除了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祇之外，它不可能被当作消遣。至于奥林匹斯山，希腊人自己并不希望住在那里，但是，他们在那里为死去的正直灵魂设想了一片平坦的极乐世界（Elysian Fields）。然而，我们的生活是平坦的，高山的壮观使我们升华起来，对我们来说，四周的毗斯迦山^②就是上帝应许的乐土。

达·芬奇是第一个画风景画的画家，但是，他肯定不是第一个热爱风景的人。任何人读了荷马的《大地颂歌》或圣方济各的《太阳颂歌》都不能否认其中对大自然的热爱。如果说这种情感现在更为普遍了，那是因为人类已经与他们的母亲——大自然——分离了，在城市中找不到她了。

① 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 1500~1571），意大利佛罗伦萨雕塑家，金饰匠和作家。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技巧熟练，但有风格主义倾向。代表作有《金盐罐》和《基督像》，著有《回忆录》。——译者

② 毗斯迦山（Pisgah），《圣经》传说摩西从此山眺望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即上帝应许的乐土。——译者

人们要到乡村去寻找她，要把她带回城市，要在公园里与她一同散步，人们要用绘画和文字描绘她，人们甚至在以前并不欣赏的领域中渴望着大自然，就如斯蒂文森关于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地方写的散文所表现的一样。简言之，大自然的一切都变得美丽了。我们喜爱山峦，因为它们崇高，我们喜爱草原，因为它们辽阔；我们喜爱风暴，因为它们使人振奋，我们也喜爱平静，因为它们能慰藉我们的灵魂。诗人作诗，只要对大自然进行描绘就行了，诗人只需讲述他是在何处看到大自然，她是如何排列的就行了。至于诗节和韵律是不必要的，因为，如果诗人用散文来抒写他的情感，他的词句就会像穿越林莽的密西西比河一样汹涌澎湃，而那些有韵律的诗句要在诗人有灵感时才能出现，就像夏多布里昂的诗句一样。

大自然中最令人神迷的地方就是大海，因为大海是生命的起源。人类就是从大海中冲刷出来的，我们像海滩上的波浪又被牵引回去。我们喜爱大地，因为大地养育了我们；我们热爱大海，因为大海是我们的出生之所。我们永远也不会与水绝缘，我们机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必须浸泡在水中，否则就会死亡。无论我们走向何方，我们都离不开水；在沙漠的绿洲中我们要寻找水源，我们要向露珠和雨水祈求，我们要像吉迪恩^①的男人那样跪在河中，我们的花园要靠浇水才能变得美丽，我们的别墅要建在水旁。世上最生机勃勃的事就是纵身跃向水中，就像忒提斯把身体浸入斯梯克斯河时体会到的一样。遇到溪流是一件幸事，遇到大海则是一件不可言喻的幸福。没有机会走向大海的人，应该读一读康拉德的《海的反影》、洛蒂^②的《冰岛渔夫》、达纳（Dana）的《桅杆下的两年》和麦尔维尔的《莫比·迪克》。大海就像高山一样，对我们是一种挑战，是对我们冒险精神的一种挑战。大海隐藏着神秘的怪兽，大海把我们引向异国他乡，引

① 吉迪恩（Gideon），以色列民族传说中的一个法官或英雄，相传他拯救了以色列人。——译者

② 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作家，1887年进入海军学校，嗣后开始了42年的海上生涯。他创作了40余部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冰岛渔夫》（1886）。他文笔朴实无华，赢得了世界声誉。——译者

向繁华之域。从她那广袤无垠的地平线上，我们的家园也获得了天空宁静的魅力。但是，从荷马到康拉德，他们写的大海故事为什么能使人爱不释手，其真正原因就在于人类对自己的摇篮带有一种无意识的怀恋。斯温伯恩在他的《游泳谣》中就抒发了这种对大海的情感。

游 泳 谣

大海苏醒了，星辰从近处退向荒阔的海滩，
大海欢乐的歌声滚滚如潮，飞向岸边。
她的呼唤有如号角，召唤我们归去。
黎明的海边料峭生寒。
难道我们不应该向大海寻求魅力，去把炽热的生命重新点燃？
大海的呼吸使我们振奋，
大海的胸膛使我们摇荡，
大海的亲吻使我们得到往昔的祝福。
啊，海风，张开了翅膀，悠然高悬在天空，
吹向大海，掀起阵阵欢笑，我们满心欢畅。
清晨的天穹下，波涛轻柔地流向远方。
太阳升起了，光华万丈，欢乐无疆。
我挥动臂膀，从岸边扑向浪花激起的浮沫，
来慰藉心中的饥渴。

生命每一时刻都同样美好：
过去是已经结束的故事，
未来是点缀着阳光的阴影，
无论是生还是死，前面都有祝福。
一旦重新回到水中，我们便手舞足蹈，
我们的神魄早已飞向大海，虽已卸去重担却仍是那样痛苦。